

第二段 游西泠臞翁歸隱 開東閣密友論交

羅、浮二山岡巒蔥蔚，趙師雄得遇仙妹，至今傳為美談，即其地也。中有一村，名曰梅村，蓋因梅氏居址得名。後梅氏支派，或冷宅於西湖，或聚族於庾嶺，此處瓣香僅留一線。有雪香生者，梅家之公子也！名如玉字雪香，性情恬雅，繁華不競，人因呼為「酸子」。嗜書籍，尤好吟詠。有書室號「索笑齋」，自題其額曰「疏影橫斜處」。又題對聯云：

看十月先開待吹出笛聲三弄

問幾生修倒好鋤來月影一簾

雪香寢食其中，絕不稍干俗務。父臞翁見其必跡雙清，才華魁世；已知克繼家聲，不畏挫折，遂有歸隱之思。謂夫人冷氏曰：「余欲至西泠一游，家事可聽兒發落，余明朝即行也！」冷氏曰：「僕從可帶幾人。」臞翁曰：「不用僕從。」冷氏曰：「行李何人擔負？」臞翁曰：「到處紙帳皆可棲遲，何用行李。夫人勿憂。」冷氏曰：「此行何日返棹？」臞翁曰：「經年累月不能定期。」冷氏曰：「吾兒與松、竹二子，誼同兄弟。明早請來作別，亦可託以家事。」臞翁曰：「松挺英姿，竹標勁節。自是吾去後家事彼必關切，何須召彼，多此一番周旋。」乃命童兒鶴奴，到索笑齋召雪香至。冷氏曰：「爾父欲隻身游西泠，歸期又經年難定，我實放心不下。爾意若何？」雪香曰：「爹爹年過花甲，祇宜仗履優游，何必作此遠行？」臞翁曰：「吾生平未嘗株守家園，此行何獨阻我？」雪香曰：「一路風塵，恐難禁受。」臞翁曰：「吾不畏雪霜，哪怕風塵。」雪香曰：「爹爹於老氣衰，今非昔比。」臞翁曰：「汝恐我零落他鄉乎？十年前遇一方士，贈我寒消九九圖，謂八十一歲後，方成朽木枯根。以今計之尚可迎歲廿年，爾不必憂。」雪香曰：「雖則如此，必須僕輩同行。」臞翁曰：「吾意已決，不必多言。」冷氏及雪香又多方勸阻，臞翁蒂固難搖，決意隻身獨往。雪香不敢再勸，乃曰：「爹爹遠行，何以教誨孩兒？」臞翁曰：「別無所囑，但望汝立品耳！吾先人世守清貧，不與塵俗為伍。故高人逸士往往結為良朋，如林和靖、何水部、張功甫等不一而足。近來二十四番風氣，種種不同，大抵春風買笑、秋水傷情。在汝宜栽培根抵，不為動搖，庶乎奕葉弗替家聲。汝其勸之，勿忘訓戒。」雪香曰：「謹受教。」時漏下三更，各自就寢。

次日早餐後，臞翁與冷氏話別出門。雪香送至折柳橋邊，臞翁遂飄然而去。雪香凝望久之，悵然而返。行至長青嶺頭，遇松、竹二子於清泉翠徑之旁。松名風字翠濤，為人氣節輪困，襟懷磊落。尤喜當風披襟長嘯且猛而多力，矯若游龍。重友誼，為人謀事，每一木獨支，真天下有心人。竹名筠字嶰谷，性情瀟灑，風骨幹霄，節真心虛，長於音律，真不愧為佳士。二生與雪香臭味相同訂為契友。是日松撫清泉，竹立翠徑，正欲偕至雪香家，共談風月佳趣，不意相逢道左。松、竹笑迎曰：「梅酸子適從何來？」雪香告以臞翁游西泠之故。松曰：「何不遣人召我與竹兄，共唱渭城？殊深悵悵。」雪香邀二人來家，竹曰：「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」遂同到索笑齋，分賓主坐。雪香命童兒鶴奴烹茶。松曰：「茶品不一，若紅梅，若素梅，是雪香老弟家園風味，究之咀嚼，絕無佳處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家紅梅、素梅，風味固不佳，但較翠濤兄家松蘿何如？」松曰：「松蘿如布帛粟菽淡而不厭！何可輕視耶？」竹曰：「翠濤、雪香不必爭論，吾當向陸羽老子辨其位置，俟異日告君等以優劣之殊。」松與梅俱頷解。雪香指竹曰：「何可一日無此君。」松笑曰：「若非嶰谷老弟妙語詼諧，怎能索得酸子一笑。」雪香曰：「昔日包公一笑，人比為黃河清，蓋不苟笑故也！翠濤乃以不笑嗤我，不亦左乎？嶰谷你說說看。」竹曰：「不笑固可佳，但我有一事為你愁。」雪香曰：「愁著何事？」竹曰：「愁明日蘭家娘子，恨你閨房之中絕少風情。」松大笑曰：「嶰谷老弟的是可人，但蘭家自從居鄭州原籍之後，十餘載不通音問，恐蘭家娘子在幽谷中已被他人折去，不復為雪香有也！」二人拍掌大笑，雪香亦莞然。竹曰：「雪香年近弱冠，宜諧琴瑟，而令岳家自從去後，不知何故竟無音耗。臞翁老怕性疏放，日窮山水之遊，並不一字問訊，真似人間天上，隔絕霄壤。日復一日，難免冰泮梅標之歎。俟老伯西泠回，我當為雪香言及此事，央媒灼至鄭州，共定星期，雪香得早遂桃夭，豈不是好？」松曰：「嶰谷此言是也！為朋友理合於此盡心。我見世俗之人，每每裏巷微迷飲食游戲，非不熱鬧；至若朋友之事，漠不關心。古人所謂面朋面友比比皆是，最足令人生厭。我雖不才頗慷慨激烈，遇有朋友之事，雖不相涉必橫枝兒著緊，決不楊柳隨風，毫不為人支持也。」雪香曰：「世上更有一種趨炎附勢之人，當其人有聲有勢，則鬻肩諂笑，交之惟恐不深。有時進諛詞以悅其心，有時效小忠以固其寵。及其人聲勢一去，則反眼若不相識。甚至其勢窮時迫，欲為將伯之呼！彼且袖手旁觀，絕不為援。或有所求，轉加惱恨，繼則凌辱呵罵，在所不免。此等人視面朋面友更屬齷齪。自我看來，處世締交之道，宜忘情於繁華之中絕無俗態；共扶持於風雪之內，時見素心。庶乎君子之交談以成，不若小人之交甘以壞也。」竹曰：「雪香，你所說鬻肩諂笑，其人固屬可鄙，然亦由與之交者喜奉承耳！平居妄自尊大，於勸善規過之人絕不相與。於是心藏叵測者，進所可亦可，所否亦否，曲意承順，大而望其提拔，小而貪其飲食。比匪之傷所由。不免我謂為人處世，節不可不貞，心不可不虛，庶可受良朋諍友之益，彼鬻肩諂笑者，何得乘隙而進哉？」松曰：「嶰谷老弟所說，歸重立身，誠為不利之論。此即孟夫子所云‘端人取友必端’之意，我輩當見諸躬行，不徒託之空言也！」雪香曰：「暢快，暢快。」三人復促膝談心，盡歡而散。